



## 扬帆启程第一站

□ 佟道庆

解放初,扬州天宁寺和后边的重宁寺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步兵学校的校址,也是我人生之旅启程的第一站。这里留下我许多难忘记忆。

建国初我在睢宁县中学读书。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战火不断向鸭绿江边蔓延,刚翻身获解放的中国人民忍不住,我们的校园也静不下来了,到处响起《共青团员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祖国,再见了亲爱的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直唱得热血沸腾,泪流满面。

全校有1500多名同学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第一批获准13人,我在其中。我们告别家乡辗转到扬州,跨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步兵学校。

军校是座大熔炉,生活既紧张又能磨炼人。上文化课好办,因为我们学员都是中学生,上军事课就吃力了,军事教员多是从野战部队挑选出来的文武精英,课讲得好,但要求也相当严格。要求我们迅速实现从老百姓到革命军人的角色转换。天宁寺西侧直到凤凰桥街东大片空地是大操场,除实弹射击外,所有军事科目均在此进行。队列训练时,八月骄阳下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若有谁揩汗或腿打弯,他会从背后冷不防地踹你一脚,趴倒了你必须立即起来站回原位,虽说都是在无声中进行,但此时无声胜有声。鞍马、单双杠、滚环、障碍等器械训练,跌落或撞伤了,自己包扎,然后按训练要求重新完成训练科目。开始有人受不了,十四五岁的兵哭鼻子了,但军事教员说:跌倒了爬起来,流血了自己舔干,战场上

没有怜悯,因为你是军人!这话刻骨铭心,影响了我一生。实弹射击的靶场在观音山下(今天的瘦西湖景区停车场),设50米和80米卧射,靶台、报靶在山下一米多深的掩体内。第一次实弹射击50米3发子弹18环为及格,我打24环受到队长口头表扬,至今记忆犹新。

军校生活很艰苦,但充满欢乐和友情。我的区队长是从华东野战部队选来的,既是我们的头儿又似我们的兄长,教我们洗衣教我们缝被,当时战友们穿的棉线袜易破,他手把手教我们补袜子,这种艰苦作风至今仍缝在我心里。节假日联欢聚会,他有时做个小动作甚至来点恶作剧,引逗我们笑出眼泪。一次军训,夜间紧急集合,慌乱中我的帆布皮鞋左右脚串岗了,来不及调整立即跑步上路,后来索性踢掉皮鞋跑步,致使脚板戳伤。区队长在黑暗中为我简单包扎,接过我的背包交给班长,他背上我和我身上的武器追着队伍一气跑五六公里,保证我没掉队。

那期军校学员来自京津沪和苏浙皖等省市,语言差异大,笑话特多。例如我们爱笑话上海潘同学,说他中午“十二点”说成“是你爹”。第一次列队点名时指导员问我姓什么,我答道:姓全,是人工全。他是海门人,误以为我姓人冬冬了,直到后来领取学员证时才发现,但为时已晚。不过并无大碍,因为“全”和“佟”在我老家和家谱记载中是通用的。

一次班长派我到炊事班帮厨,司务长让我上街买二斤“竹竿”,我答应一声“是”,接过钱转身上街。自己边走边想,“竹竿”有按斤卖的吗?又不知卖的地方。从天宁寺直找到南河下运河边才买回两根。中午炊事班长开始准备病号饭了,问:小佟,你买

的“竹竿”呢?我说放在井沿边。班长说,为什么不拿进来?我说,厨房放不下。司务长和炊事班长惊问,你买的啥东西?到井沿边一看,他们笑得前仰后合。原来他们要买的是“猪肝”,而不是“竹竿”。而我的家乡称猪肝为“肝腑”,从不称“竹竿”。那一次病号饭只好改为鸡蛋挂面了。

有一次全校按大队集中去校部礼堂听政治课,我们中队坐在最后离主席台太远,开始只听主持的校长说欢迎“陈士林”给我们作报告,这位报告人什么身份没听清,课堂上也不好问,只是感到他的话很难听懂。晚自习时大家对课堂笔记,指导员接过我的笔记本刚开始看就笑着说,你这个小鬼胆子真大,竟敢给陈毅司令员改名啦!原来我把校长介绍的陈司令误以为讲课人名叫“陈士林”了,引起全班战友善意大笑。

当年步校学员早晚结队集合必唱歌,开始唱得最多也最激昂的有两首歌,一是《我是一个兵》,再一首就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志愿军战歌了。到了1951年七八月份,为了迎接国庆3周年,步校3000多名师生先是反复学唱《歌唱祖国》这首歌,随之是进行国庆阅兵式演练。不仅是上级的规定,而且从我们每个战士心底都感觉到《歌唱祖国》应该是国庆游行队伍的主旋律。当时,我们步校的同学,很多人同我一样,都是十五六岁的“娃娃兵”,怀着抗美援朝、报效祖国的一腔激情,从祖国四面八方的中学课堂里,投笔从戎,汇聚到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园里,平时同学之间南腔北调,常常为不同方言闹出许多笑话,只有唱这首歌的时候,语言是那么一致,情感是那么通达。

的“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美了……”,看似一见钟情,实则太随意、随性、随便了,没有一丝害羞、没有一点含蓄……

有哄堂大笑的。这种情况在课堂、会堂上时有发生。唐朝的监察机关御史有三院,即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官职中有一位侍御史主持杂事的,称为“杂端”。那时,三院公堂会餐的时候,是不能随便说笑的,笑了要罚,但只要“杂端”开口笑了,三院就可以大笑特笑了,这就叫“哄堂”。后人也就以“哄堂”大笑来形容大家不拘形迹,可以同时发笑,或是满屋子的人顿时大笑。“哄堂”笑,笑得热闹,笑得欢快,笑得无拘无束。

有捂住嘴巴笑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某公社书记带着三十多个大队支书看小麦播种现场。这三十多个大队支书“一”字儿走在灌溉渠埂上,其中就有两个一前一后的跛足者,前面的行走向右拐,后面的向左拐,一左一右,幅度又大,后面的一行人就嘻嘻哈哈地捂着嘴笑起来。事后,分管农业的副社长觉得有失体统,想在会上批评几句,书记说,算了,你我都忍不住,就别怪他们了。

有笑里藏着刀的。有一种人,外表和气,对人温良、恭谦,见人一脸笑,甚而笑容可掬,心里却阴险狠毒。他的一笑,使人发抖、心生恐惧。这种人笑里藏刀,善于玩弄权术,陷害他人。人们所说的“笑面虎”大概就是指这种人吧!

有说笑话(段子)逗人一笑的。有的笑话能把人的肚子笑疼。

笑一笑,十年少。昨日青年今日翁,红尘岁月快如风;只要舍得开口笑,都是南山不老松。愿大家都能笑口常开,越活越年轻……

## 笑趣

□ 乔根美

知道瞒不过去了,红着脸从房间里走出来,连声说:“慢待了,慢待了!”叫家人撤去悼祭之物,拿烟上茶,并连声道歉:“我以为新四军长官都是一介武夫,遂用旧挽联挡驾,没想到陈军长虽是行伍骁将,却学识渊博,才智过人,今日失敬,望军长鉴谅。”遂置酒办菜……

这是假办丧事闹出的笑话,还有真吊丧因大笑差点丢掉性命的呢。西晋有个陆云,穿着丧服,正踱在跳板上灵船。因为古代的丧服,胸前披着麻布,头顶和腰间都要缠上散麻绳,陆云见水中自己的怪模样,对着倒影笑得颠颠倒倒、手舞足蹈,竟跌到水里去了。幸好有船家搭捞,要不就溺死了。这便是陆云“顾影溺身”的故事。

笑,有各种笑态,多种花色。有破涕为笑的。特别是小孩,别看他泪眼汪汪,哭得稠稠的,你若用他喜欢的玩具或他喜爱吃的零食去哄他,他即停止哭闹,脸上挂满泪珠,望着你笑呢。这是一种天真无邪的、纯洁可爱的纯天然的笑。

有含情脉脉笑的。最著名的莫过于“唐伯虎三笑点秋香”了。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的唐伯虎,身边伴有八个国色天香的表妹,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却不能心灵相通。一天唐寅庙中邂逅相府使女秋香,如痴如醉,引得秋香三次发笑,唐误以为秋香暗送秋波,乃更名换姓卖身相府为书童。以其文才得太师器重,做了太师两个儿子华文、华武的塾师。最后用好友祝枝山所授之计选中秋香,成就姻缘。至于今人所唱

让人激动、使人高兴、逗人生趣的喜事、乐事、好事以及妙趣横生的“段子”,常令人情难自抑、忍俊不禁,就要发笑,甚至放声大笑。

年轻的妈妈喜滋滋地将一对双胞胎女儿获得的“红花幼儿”贴在客厅墙面的最高处,问她为何要这样贴,她笑眯眯地说:“这才是开始,下面的空间不知道还够不够贴呢……”

父亲节到了,大学毕业刚工作不久的女儿给老爸发了个“红包”,面对网络转来的这份惊喜,老爸开心地笑了……

美丽乡村建设的推动,使乡村远看似林园、近看似公园、细看是农民生活的乐园,农村面貌翻天覆地,农民朋友欢天喜地,笑逐颜开……

这是见喜、见乐、见富、见美而笑。也有吊死问丧,笑声朗朗的呢。1941年深秋,为团结各阶层抗日,陈毅登门拜访著名士绅庞友兰,到了庞家,令警卫员先去通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特来拜见庞公。”这位庞公以为新四军都是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泥腿子,不想与之交往,可是闭门拒客又不礼貌,连踱几步,计上心来,叫家人翻出家里的挽联,迅速布置了一个灵堂,自己则躲进房间,令人通报:“庞公偶患小疾,庸医误诊,不幸仙逝了。”陈毅听了神色凝重地说:“庞公辞世,未有讣闻,今已至第,也要聊表敬悼。”说完不待邀请步入灵堂。望着那些匆匆挂起来的挽联,陈毅脸上绽出了笑容,不但不行悼拜之礼,反而往椅子上一坐,哈哈大笑起来。一家人被他笑懵了,“军长所笑何为?”一家人大着胆子问。陈军长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庞公真会戏耍人哪!这不是先伯母的丧联么?怎么挂到庞公灵堂里来了呢?这不是一个笑话么!客人登门,拒而不见,这有点慢客了。”庞友兰听了,

## 临泽凉粉

□ 陈绍祥

我11岁那年夏天,第一次尝到临泽凉粉。那天太阳火辣,知了叫个不停。母亲带着我乘生产队卖粮船上街(我们那里称去临泽镇叫上街),粮站在后河,卖完粮船移到前河供销社门口买化肥和农药。船靠岸后,我跟在母亲身后,穿过两条巷子便到了当时最热闹的西街,母亲去布店买秋季换装的布料,我去租书摊看小人书。《铁道游击队》(上)刚看完,正准备取第二本,母亲出现在我面前,“船要开了,下次再来看吧。”我极不情愿地放下手中还未焐热的书,垂头丧气地跟着母亲往西走。走到一家卖开水的老虎灶前,母亲说:“给你买碗凉粉吧?”开水店隔壁有凉粉卖。“师傅,来碗凉粉。”店里立马有个男人应道:“好咧,五分钱一碗,童叟无欺。”一位四十多岁的师傅掀开粉墩上的盖头,手执小巧玲珑的刨子在粉墩顶上一旋转,刨出一团浅绿细嫩粉丝,手一撮满满一小碗,撇少许什锦菜丁,加蒜末,浇生抽,滴麻油,母亲接过碗,用筷子拌了拌,递给我。先吃一小口,还未细品,凉粉已调皮地滑入胃中,凉凉的,嫩嫩的,滑滑的,香香的。眨眼工夫,一碗凉粉全部下肚,先前的不快顿时一扫而空。我当时想,要是家里有这样一个粉墩,谁想吃就刨几下,那日子该多美啊!后来才知道,店主叫严小马,做的绿豆凉粉有劲道,口感好,每天只做三盆,主要卖给老顾客。做绿豆凉粉名气更大的是陆家父子凉粉店,陆本章和陆春遂做的绿豆凉粉堪称临泽一绝,方圆二十里无人不晓。

二十多年后,我调入临泽中学工作,品尝临泽凉粉的机会多了起来。严小马师傅早就不做凉粉了,临泽镇成立国营食品公司时,吸收他为正式职工,他改做豆腐、百页了。在人们的惋惜声中,严家凉粉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陆家凉粉经历一段辉煌后,陆父年迈做不动了,儿子有了更好的去

处,陆家凉粉也撤摊了。

临泽是个大镇,从不缺能人。高家看准时机,着力接棒做临泽凉粉。高家有六个子女,正为三个没有找到工作的儿子发愁。他召集儿子、媳妇商议,指望安排工作要等到猴年马月,不如学做凉粉吧。本钱小,风险低,做成了,糊口过日子不成问题。三个儿子求教于同行,将绿豆粉改为大豆粉,试着做,相互比,相互评,及时改,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劲道的凉粉还真做出来了,得到了资深美食家的认可。出摊前,又将佐料作了调整,生抽是经过熬制的,更鲜。除什锦菜丁、蒜末、麻油外,增加了胡萝卜丝、嫩香菜末、辣油、醋,客人有了更多的选择。老六在临泽小学附近设了凉粉摊,兼卖饮料。老四的摊子摆在中街新华书店旁边,老五的摊子放在关帝庙巷口东。一时间,高家凉粉名声大振,每天摊位四周围满了人。一位从临泽走出去的博士,二十多年后回乡探亲,点的第一道菜便是临泽凉粉,吃了高家做的凉粉后,连声夸赞:“不错,还是二十多年前的味道。”

在临泽中学工作的十七年里,闲暇之时,一份卤香四溢的孙老四家盐水鹅,一份白如雪、亮如蚕丝的高家凉粉,加上切细的黄瓜丝,再用佐料一拌,搭上两瓶啤酒,那日子快活似神仙。

退休后,我又回到老家品尝临泽凉粉,心仪的凉粉依然是质纯如玉,入口有劲道。时间在变,临泽凉粉的口感一直未变。高家已不做凉粉了,妯娌三人岁数大了,子女都已成家立业。三个出摊女人,起早贪黑,风吹日晒三十多年,从年轻媳妇变成腰驼背弯的老奶奶,该收摊歇业享享清福了。镇区设摊的相冬霞、杨二子,镇东设摊的房士奎,又接力做出了有劲道的临泽凉粉,生意依然红火。

上蒸下煮的三伏天,一份有劲道的临泽凉粉,仍是我的最爱。

## 臭卤

□ 晏金海

搬过两次家,有样东西没舍得丢,民国时期的一口坛子,还有坛子母亲的母亲留下来的臭卤。母亲是民国13年出生的,算算这坛臭卤,超过一百年了。

我是六零后,小时候就清晰地记得,界首老镇上,几乎每家人都有一坛老臭卤。臭卤的制作工艺其实很简单,大伏天,将家里存放的老卤用纱布滤净,再兑一定量的冷盐开水,水量约占大半坛子,根据坛子的大小,放入几块或十几块豆腐进行发酵(俗称馥卤),然后将坛口蒙上纱布,放在烈日下暴晒十天左右,坛口起沫子,豆腐便化了,臭卤也就做好了。此时,将预先腌制的粗且嫩的苋菜种子放入坛中,再沷上半个多月,苋菜种子沷得发软了,就可以吃了。母亲说:“做臭卤的关键是控制好盐头。淡了,容易起酸变质,就坏掉了;咸了,齁人,对健康没什么好处。不咸不淡最好。”母亲还说:“坛子里无论如何不能进生水。隆冬时节,若能放些干净的雪在卤里,更利于老卤的长期保存。”

那时候,几乎每家都有大锅灶,两到三口铁锅,一般按次序为里锅煮饭、中锅烧汤、边锅炒菜。餐具也简单,碗和碟子之类的,碗又分大洪碗、二洪碗和三洪碗,做臭豆腐这道菜一般用大洪碗。捞

些带臭卤的苋菜种子放在碗里,将豆腐用手掰成小块放入碗中,再放些葱花、蒜泥、青椒丁、菜籽油等调料,等煮饭锅烧开时,将碗炖入半熟的米饭上面,这时的锅里是有微火炕饭的,等饭炕好了,香喷喷的臭豆腐也就出锅了。“生时臭、熟时香”是这道菜的最大特点,熟透了的苋菜种子和浸了卤的嫩豆腐入口便化。由于豆腐在发酵过程中产生大量的谷氨酸,因此吃起来特别鲜。作为小菜,喝粥吃饭都特别下饭,而且,即使在炎热的夏天,放两三天也不会变质。

现在的吃法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将豆腐干放在卤里沷一两两天,捞出来切成小块蒸着吃等等。一到夏天,我家这道菜是常备的,大人小孩都喜欢。我这个人喜欢小卖弄,因为经常在亲朋间吹嘘我家的“百年老卤”,所以,朋友聚会,总嚷着让我做一份带到饭店,我也乐此不疲地经常送一些给亲朋好友,与“臭”气相投者分享,偶尔也带一些到单位食堂,可“云贵川”的工友们受不了这个味,我们“江苏帮”只能躲着吃了。